





孟子卷之一

朱熹章句

梁惠王章句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寡人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益利益富國疆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

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

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

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

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王亦曰仁義而已

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囿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高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大之有日日亡者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  
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顧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之不能

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郵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  
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魯音古  
沔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沔  
穴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罟罟必用四寸之  
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罟人不得食山林川澤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  
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  
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  
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  
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  
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  
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

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

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

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

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

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

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

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

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背夫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饑饉無救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  
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  
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  
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異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季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季  
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入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王也聖賢亦  
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音言願  
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  
反○挺

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  
問而王

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率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敏於民以養禽獸而  
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  
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  
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

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  
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至視  
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夏之所知也及魯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  
去聲比必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

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

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  
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知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

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親上而樂於效死也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近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

可以代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然問曰天下惡平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

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

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知玉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  
必合于一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然後定也



能一之也王復問也孰能與之與猶歸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帝扶淳肯勃由當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

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谷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國孟子之言豈

偶然而已哉

王復問也

與猶歸也

夫帝扶淳肯勃由當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

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谷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國孟子之言豈

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驥諸侯僭

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

也蓋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為

也蓋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為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

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

者何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

食之豈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斲音核舍上聲磬音斛觶音遠與平聲

胡斲齊臣也饗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觶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曰

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也答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吾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與平聲

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斃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王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予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夫。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簡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曰有復於王者曰吾身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

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患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也

也

也

也

也



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

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與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魯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

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主請度之**度之度待洛以。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抑王興**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二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戮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海邦為采邑不足視於目

與聲言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吾豈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敬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

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其甚緣木

求魚雖不得猶獲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

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文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若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音朝

潮貫音古勳與訢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益力求所欲則所

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天子輔

章意同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

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所不至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

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矣。取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是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安之幼者得食壯者

無飢不寒然而少壯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

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

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

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

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

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

本也說

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

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

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

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

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

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

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六章



篇內並同。○莊暴齊王也。他日見於王曰王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漸其好

之不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庶幾乎。今之樂正也。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今王鼓樂於此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

初莠音蕘。芻音也莠音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

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國而開禁國外百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

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

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

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

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

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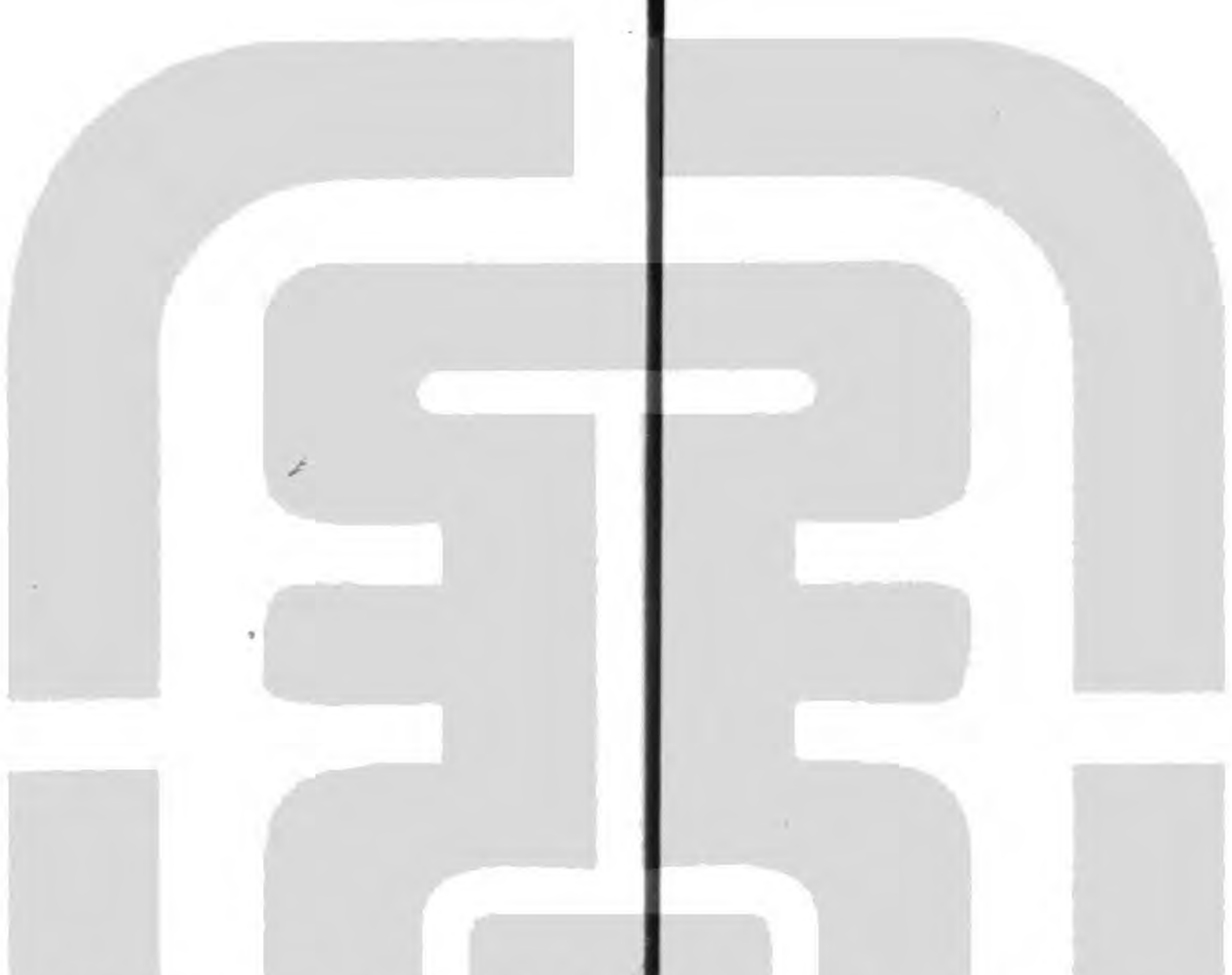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福履無不周福保天下之氣象詩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

之篇時是也





哉言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言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

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即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

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行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省悉非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諸侯慝  
賄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從流下而忘反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夫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



樂如字。徵階里反。招與韶同音。救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所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

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子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斃。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擊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熒音。瓊。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渚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孀。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哥可也。笑困悴貌。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微音候。爰音預。賦詩作解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口囊。有底口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餞也。爰。於也。

啟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

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小妾及美女，聿來賓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至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素。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威用

度奢後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

尊為大王也。曾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岐山之下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盡其善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恭，鐘鼓苑，周

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妾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東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

也棄。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絕也。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孟子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聽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君何以識

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

其不才而舍之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曰國君進

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

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之也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  
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繼反○放置也書曰臣

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弑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桀紂義者顛倒錯亂傷敗變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

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

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

一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

賞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

鑑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

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

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

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

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

爭與史記諸書

字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不同已見序說

取之言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言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

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自契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

竟五稽反，陰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自契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

器實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耆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

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哉

之○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有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言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白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而尤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若不仁而求富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

不能反已猶欲歸。○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罪於民豈不誤哉

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開去聲。滕國名。○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一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

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曰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獨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陽。下居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或曰。世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孟子卷之十一 滕文公下 第十一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車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又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丈人見曰。君奚為不見蒞也。曰。或

告寡人曰。喪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謂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人見之見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子孟子弟子也。止於。禮。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危。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氏之子焉能使之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居反尼女乙反焉於虔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嘗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

聖賢之事

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管子六反脆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丁之孫釐不安親先子曾子也脆怒色也會

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

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

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十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

速也然則曾西推首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管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過而獲禽耳曾

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會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

孟子言也

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顯顯名也

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及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音隔又音歷

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

中間太甲太庚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七

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鐵音鐵。鐵基田器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釋與

闕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

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

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且王者之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

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

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德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  
世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去

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

往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去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

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勃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虛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

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

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

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

舍守約也夫音扶黶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於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

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黶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

孟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知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

之不動心其原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出於此下文詳之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求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未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問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

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

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

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

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

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

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

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宰徒者也故

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

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

自然不動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音夫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

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

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

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

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孟子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  
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助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可以究極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  
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唯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  
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管子之學與此  
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  
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  
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  
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

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  
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

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  
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  
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

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  
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也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僂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籠口 功二反。

集義猶言積義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活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

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

支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擾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八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功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擾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

曰：疲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彼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破也。潘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前未免雜。宰我子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真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皆身有之故  
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  
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  
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  
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  
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

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  
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  
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昔者竊聞之子夏子  
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源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  
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但未廣大  
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  
則於此數子曰姑會是舍上聲。孟子言且  
欲何所處也置是者不欲以數子

所至者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自處也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往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



則遠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至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曰敢問其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註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之道假使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我且以子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

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

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自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皇民以來未有天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莫若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

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山也拔特起

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

有知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擴前聖所未發學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

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

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

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

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

而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

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

矣。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學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猶

得之之道如惡之莫善於此而不去其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開音閑○此下與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  
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平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初繆武

淵反○詩幽風鳩鳴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彼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繆補具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

道也今國家閒暇是時樂意教是日求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亦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也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

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毛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

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蓋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

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

子

卷二

七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意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林音黜內

謂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各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其聲而然皆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孟子

卷二

壹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則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諸

見於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

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各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土於四行無不在而四時○孟子曰矢人

則寄玉焉其理亦猶是也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



也則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  
如困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

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

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則

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不智故不知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

義之所在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

子曰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

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大舜有大



為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

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

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

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己者

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執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商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辱去已

佚音逸 袒音坦

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  
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  
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  
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  
而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  
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偏則不能無  
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  
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實為  
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  
謂時

曰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  
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

必有值天  
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垂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城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十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

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孟子

卷二

三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

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主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主也惡乎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景子曰否非此

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圓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

然曰君命召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曰豈謂是與會乎

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而會乎言是或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二德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籠反長上聲○嫌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通達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諱焉則說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

也之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

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章

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陳蔡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問曰前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孟子曰皆是也皆適

於常者一百百鎰也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

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當在薛也

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

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

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之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

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

而○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

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然

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

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詰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

曰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諍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

諍其諍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孟子謂蚺龍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敢故邪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龍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龍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者 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

齊人曰所以為蚺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 公都子以告公

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孟子卷之三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責為者神神竟親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  
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孟子為卿於齊  
進退从速當於理而已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

莫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志反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公孫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扁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不

若以美然孟子位於齊喪母歸葬於魯扁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本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

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从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

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且比化者無使主親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此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

快也言為死者不使主親近其飢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

天下愛惜是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蓋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在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伐平聲下伐與殺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任為官也士即從任之人也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設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弟，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燕人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

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

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孟子



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

皆覓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

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

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

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乃且為

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

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

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

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

章之則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外於齊而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其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春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

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

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

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陳臻也

孟子



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

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龍。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兩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

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

宿於書

書如字或曰當作書音獲下同。○書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

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



隱也客坐而言客不惟曰弟子齊宿而後

敢言天子之臣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容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

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與長者

絕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

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

是何濡滯也士則並不悅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

澤也濡滯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曰夫尹士

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乎聲○見王欲

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子三宿而出書於

孟子



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請則必

反乎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畫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豈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知好勇好貨好

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

人是人終不可與人竟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讓於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目之力而後

宿哉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避之之情而荷責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前曰此

今日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人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保公孫丑問曰位而不受祿吉之道乎

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章句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

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言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而後非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颺古竟反○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

信力行以師聖賢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不當復求他說也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際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子之言信矣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廷反○當時諸侯

其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

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

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謂之以告其門

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緦也

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飭

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且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讀然矣曰吾他日未嘗聞好馳馬試劍

今也公兌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室歎粥而深舉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哭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歛川悅反○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書之於

已家宰人卿之長也歛飲也深舉其黑也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他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矣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勇有大悅諸侯五月而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

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

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

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檢其前行之不足以

取信而不敢有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緇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

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緇絅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民之

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也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國不

仁矣為仁不富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

后民五十而貢粟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

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八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百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虛舍一夫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十一矣商制亦當似此而以  
十四畝為虛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什一也徹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芻蕘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動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  
非善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  
藉言多也蕘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動動勞  
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  
之也益之以足取盈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  
之數也稚幼子也

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注者世  
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  
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  
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爾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血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其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

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觀于之國。詩大雅文

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貧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遠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制又

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餘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田制之外又有餘夫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夫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言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言扶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再言曰。仁政必曰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郵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千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關。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



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慶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禍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蓋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行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粟府

厲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音孫惡平

聲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

藝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

蓋欲陰壞孟子之分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也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甌甌以鐵耕乎曰然自

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金

然火也鐵相屬也此語八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鑪之屬也陶為甗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土

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知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道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

子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

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

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

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嘗其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音

稟齊子禮反潔作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

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

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

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嗚哉長盛也繁

殖衆多也五穀稍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

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收布

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

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

曰馬頰曰鬻鬻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

雷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其

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

今水路淮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

於江記者之誤也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

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

列反長放並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

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

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

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兼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忘  
情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  
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  
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其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  
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  
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  
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  
如此則不惟不暇  
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義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  
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  
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  
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  
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天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與平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  
哉言蓋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  
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

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一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禮會子貢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任平聲疆上聲暴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征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者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也尚加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也南蠻馷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馷亦作馷古役反

馷博勞也惡聲之鳥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

之指許行也

孟子

卷三

十四



聞下衛水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嚶出自幽谷魯頌曰我秋是膺荆舒是懲周魯頌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斷章取義也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枲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衡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

甲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

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

重多寡大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小為價也莠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徒音師又山

綯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莠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六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

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國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

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程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

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前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匍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  
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  
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  
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怠者此其所以卒能 **蓋** 上世嘗有不葬其  
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種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蚋音溺嘍楚怪反泚此禮反  
音詣為去聲藥力追反裡力知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  
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  
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姑也嘍攢共食之  
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視邪視也視正  
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  
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  
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曩土  
籠也槨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  
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  
以薄為

**賁矣**  
賁音武開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

**之矣**  
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以望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

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季子曰齊景  
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公西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山嶽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

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

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

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

不可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知以

見之義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謂所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獲矣反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矣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矣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騂奚簡子

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騂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

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

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

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

而力今騂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道矣枉已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而後可

良工也

可曰吾為之

不貫與小人

子晉大夫

倖臣與之

可騂奚不

遇也言奚

其馳驅之

而力今騂

射者比比

道而從彼

人者也

一一中節

在春秋戰

行而死也

孟當先為

景春曰公

而諸侯懼

十禽獲矣

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

我使掌與

矣乘謂王

良良不

可曰吾為

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

而獲十

詩云不失

其馳舍矣

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

乘請辭

子晉大夫

趙鞅也

王良善

御者也

騂奚簡

子倖臣

與之乘

為之御

也復之

再乘也

疆而後

可騂奚

不肯疆

之而後

肯也一

朝自晨

至食時

也掌專

主也範

法度也

詭遇不

正而與

禽遇也

言奚不

善射以

法馳驅

則不獲

廢法詭

遇而後

中也詩

小雅車

攻之篇

言御者

不失其

馳驅之

法而射

者發矢

皆中而

力今騂

而後可

良工也

可曰吾為

不貫與小

子晉大夫

倖臣與之

可騂奚不

遇也言奚

其馳驅之

而力今騂

射者比比

道而從彼

人者也

一一中節

在春秋戰

行而死也

孟當先為

景春曰公

而諸侯懼

十禽獲矣

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

我使掌與

矣乘謂王

良良不

可曰吾為

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

而獲十

詩云不失

其馳舍矣

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

乘請辭

子晉大夫

趙鞅也

王良善

御者也

騂奚簡

子倖臣

與之乘

為之御

也復之

再乘也

疆而後

可騂奚

不肯疆

之而後

肯也一

朝自晨

至食時

也掌專

主也範

法度也



女子未學禮平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

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

聖賢道吞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

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書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繼反質與贊同下同。周書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說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魯

周書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太也後章放此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纁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血眉水反。禮曰諸侯為

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

婦蠶于公桑蠶室春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益于遂布于三宮世

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黍在

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

疆必置質何也周書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名其耒耜哉

為去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約音酌隙去聲

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齊意以孟子不

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孟子

卷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  
妯亦媵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  
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  
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籀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

子也泰曰吾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  
修也為泰但謂

今之士無功而食  
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者餘粟女者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  
延

而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羨餘也百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

人匠人木工也輪  
人與人通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  
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  
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墁壁之飾也毀  
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尊碎匠 ○萬章問曰宋小  
輪與而輕為仁義者矣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知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  
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

季皮盛音成在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  
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葛也放  
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  
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  
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之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之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篋食靈糗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邑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

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言助

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篋同之黃幣也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之黃之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攬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殘之義

卷三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往歸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

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盍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楚之間數

與平聲咻音休○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讓也

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

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長上聲居州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

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毀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

辟去聲內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贖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贖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贖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贖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

曾子曰魯有初病于夏

謂先來加禮也

哇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哇夏月治哇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哇之人也未

同而言與人未合而遽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候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

淪於汙賤而可耻○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

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

卷三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搗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攘如羊切○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如知其非義斯

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

畏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黨彘之時水逆行汜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營音降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又胡貢

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音八處也書虞書

大禹謨也洛水洛淵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洧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道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圃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蒲蒲內反○暴君謂夏太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克殷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

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火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

也此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為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兩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聖王不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天



下天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在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

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

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為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

卷三

五



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

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

聲○說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

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音曹咽音宴○匡章

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名膾膾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壁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若必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

蚓之廉也。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

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

鵝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

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

說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擘同願與蹇同子六反惡

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

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也。



已佚子也。鵠鵠，鵠聲也。頻，頹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

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平若仲子者，斷而

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

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

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

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

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嫂然，

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

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為

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

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

無人倫而可

以為廉哉？



